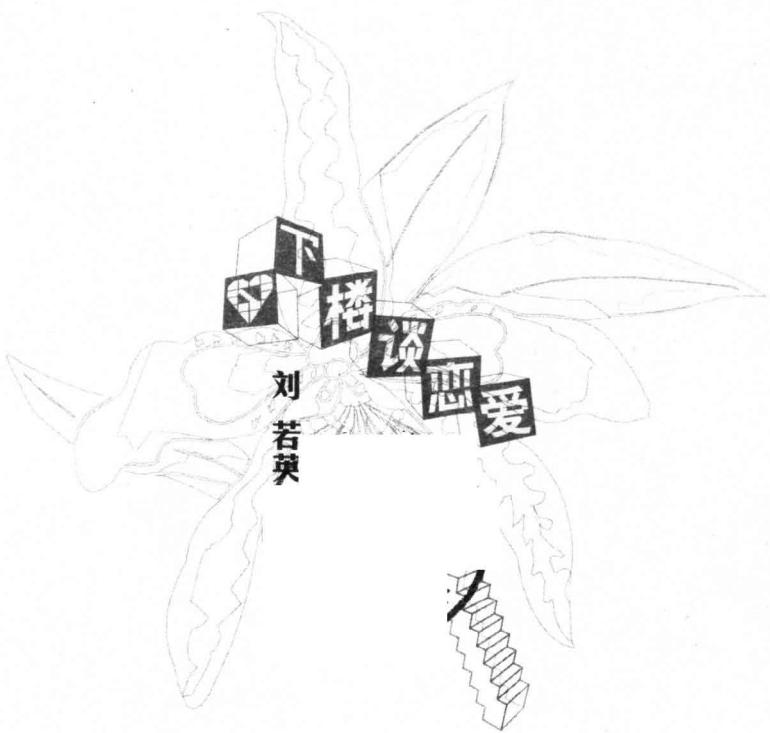


刘若英
著

下棋
谈恋爱



知藏出版社



知藏出版社



下 楼 谈 恋 爱

总编辑：徐惟诚 社长：田胜立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经台湾尖端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发行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—2004—0331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下楼谈恋爱 / 刘若英著. —北京：知识出版社，2004.1

ISBN 7-5015-4049-7

I. 下… II. 刘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4）第 001233 号

策 划	张高里 孙莉莉
责任编辑	孙莉莉
责任校对	马 跃
责任印制	张新民
出版发行	知识出版社
地 址	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：100037
电 话	010—68318302
网 址	www.ecph.com.cn
印 刷	北京联华印刷厂
开 本	787 × 1092 1/24
印 张	6.75
版 次	2004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 — 15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15-4049-7/I · 348
定 价	24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|
| 002 | 序一 姚谦 | 075 | 饭店一晚 |
| 005 | 序一 林亦华 | 079 | E-Mail |
| 007 | 序一 葛大为 | 081 | 写信给自己 |
| 010 | 自序：下楼之前 | 083 | 杂记 |
| 012 | 一个人住 | 088 | 时间的风 |
| 015 | 点一根烟 | 090 | 想想，30 |
| 018 | 小瑾 | 104 | 她爱他 |
| 026 | My Music | 108 | 选择 |
| 029 | 我的好朋友谈恋爱了 | 113 | 幸福三十 |
| 036 | 让我们试一试 | 120 | 名字 |
| 038 | 拥抱的距离 | 122 | 日子 |
| 042 | 小梅 | 124 | 我的脸 |
| 055 | 火车 | 130 | 哭，还是会哭的 |
| 062 | 你过得好吗 | 132 | 我在滚石，我很重要 |
| 066 | 给蚊子们的一封信 | 137 | 算命的说 |
| 068 | 我是影迷 | 144 | 还是会寂寞 |
| 072 | 拍戏杂记 | 154 | 世纪婚礼 |



姚谦 维京音乐总经理/音乐制作者

[她的失败与伟大]

那年记者问我对在《人间四月天》里把张幼仪演得很深刻，并为剧中角色诠释了一首歌的奶茶的看法时，我记得我的回答是唱得好，演得也没话说，可惜签错了唱片公司。我本应该不是个把话说到底的人，可说也奇怪，当时我却忽然有个感觉就是要把话说白了，说绝了，直觉上觉得对这个女生是有用的。

从半路这么说故事，有些人可能会糊涂，我还是从头说吧。

《人间四月天》在开拍前，我已与编剧王蕙玲关于配乐部分讨论多时，当时与奶茶并不相识也从未谋面。所有印象若不是从媒体来的，就是从我们之间共有的朋友那儿得知的，知道这一位是幕前才女。

奶茶是第一个被邀请加入《人间四月天》的演员，那时我还高兴地认为她是林徽音的不二人选！但她却挑了演张幼仪，三个女主角中戏最少的角色。蕙玲告诉我她劝过了，没用。也没多解释。当时我想她果然是个不多话的另类思考者。

后来戏杀青了，看了初剪，倒意外地被总是低着头话不多，或在群戏中老站在屏幕边的张幼仪所打动。所以创作片尾曲《我多么羡慕你》时，就完完全全是从这个角色出发写的，可惜不在同一个公司，没能邀她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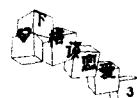
后来知道制作人答应过刘若英，主题歌给她唱，所以她也录了一首《人间四月天》的歌。那歌她唱得很动人，让我真有些为难，但在职场我有责任保护自己的歌手权益，一咬牙就挡了过去。于是奶茶的那首歌只能收录在她的专辑里，没在戏里出现。那时我在心里理直气壮地想：对不起了，我一定会补偿你的，最好下回让我名正言顺地还你。在原声带的庆功记者会上，记者逮到我问了此事，我就直说了心里想过的话。当时有人解释为我对她老东家有意见，她也没多说，只为老东家圆了场，平息了此事。

所以我们在未见面前就交手了，这也促使我从此开始更注意她的动态。

一年后，作了《夜奔》原声带，看了样片，最深刻的是她在戏里配的旁白。我跟制片要了回来反复听，决定串在配乐间。结果真是满意得不得了，爱不释手。那时就清楚地知道，我会等她约满的。一直到一年前张艾嘉介绍，我们才正式见了面。我记得那天同桌多人，她话很少，大都在倾听。说到她的部分，她微笑居多。

不久我们就签约了。

那段时间她苦读张爱玲所有资料，人显得有些苍白低沉。依然不见她多话，偶尔听她跟张艾嘉求情说今年拍完这戏放她个假，她得趁年轻生个小孩，只听张艾嘉回她：“那你起码要肯先下楼找个男



人吧！”

听她们对话虽然像个玩笑，但我看得出来，张艾嘉太了解她。她这个人太专心了，常一头掉到眼前的工作里，这世界其他的事都扰不了她，真要担心了，她也搁在心里忙完再说，又回到眼前的事。有点嘲笑她工作以外挺没出息的。所以来生孩子的事就搁着了，因为拍完了戏，才下楼又被我的工作人员接去录音室。配唱完她去威尼斯当评审时，也只记得写了封千言书给制作人，对自己这次录音表现眉批了一番，想争取机会再多唱。但我很满意这次的录音结果，没理会她，随后香港的舞台剧开始彩排，她行李一理就去了，也没多说话，一天彩排十几个小时，想去香港看她，她连点时间也腾不出来，工作以外她在这世界常没声音。

一晃这一年就要过去。楼都还没下过，书倒要出版了。

这次专辑中有首歌叫《我的失败与伟大》，配唱时听说她跟同事讲：“我以为跟姚谦合作，可以唱个像《至少还有你》或《纪念》这样的情歌，没想到却唱了《我的失败与伟大》。”但那首歌她唱得极好，心酸而幽默，我把它定成了专辑的标题。也没听她有意见多说些什么，虽然这歌不是我写的，但我开始心中略略有愧。

奶茶，我回头去看看工作时间表，尽力腾出时间让你下楼，祝你下楼后顺利快乐。

序 林亦华 剧场导演

舞台剧《半生缘》正式公演的前一天，每个人都因紧张而睡不好。我大清早就到了剧院，刘若英还是如常地比我先到了。在走廊上互相说完早安后，我告诉她：“昨晚我在读你的《一个人的KTV》。”刘小姐就是刘小姐，顿时给我两个白眼，外加一声谴责：“怎么(到了这种关头)还看那种书？”听那口气，仿佛“那种书”是由另一个人写的，简直完全不值一看。

刘小姐或许早已很清楚，又或许不——在她缤纷多样的性格中——也是她个人魅力之中，“精于自嘲”绝对是极具吸引力的。而且我不用“懂得”，而是用“精于”来形容她在这方面的功力，可见我是多么深信，它对“刘若英”来说，除了会主观地爱护有加，还会轻则苛刻，重则……或极有可能不近人情的时候。因为，所有不惧自嘲，甚至乐于在人前抖出弱点来寻自己开心的人，通常都是经历了某种程度的先死而后生。她的不介意，当然不是没把事情放在心上，而是早已提升了对自己的要求，明白自身最表面的缺点必须如死皮般褪去，新的皮肤才会再生。“自嘲”对于我们心灵的成长，好像果酸之于皮肤，只要使用得宜，身心就都会受惠。

翻翻刘小姐的文章，不难发现她处处的笔下留情或无情。前者

的宽容，通常在她写别人时可见，而后者则更多用在她本人身上。如她对待长在自己身上的那张“胖脸”，便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服气、不客气。反观她在描述与助理小梅的共患难时，尽管对方也曾令她万分懊恼，然而一篇文章看下来，作为读者的我，后来也喜欢上了这位进城的乡里姑娘，并且在看完后，还十分希望知道她的近况。

所以，刘小姐的“自嘲”功夫，其实也隐含了她对人世间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的包容和欣赏。如果她不是这样的人，她便不会有那细微的触觉和幽默的态度，以至拥有能把他们描绘得使人既怜又爱的文笔。会说故事的人有很多，但不是每一个都能把卑微的事物及人物以宽容来提升。张爱玲是极少数中的一个。最近曾扮演过张的刘小姐，不知道可否是在扮演过程中得到了缪斯的眷顾？

排戏期间，我常常对她说她应该当导演，她总是很大声地拒绝：“不要啦！”可是黑是黑白是白的眼睛里却明显说着另一句话：“你以为我不知道？”如果刘小姐有一天当导演，我想她会是一个女性的Eric Rohmer——以她的慧黠和对小人物心理矛盾的勃勃兴致，她一定会写下很多既富娱乐性，又具哲理性的故事，只不过到时候她用的将不是笔，而是镜头！

让我们期待那一天会很快地来到。

序 葛大为 文字工作者

写给那个常把“眼前的幸福”挂在嘴边的女生。

如果下辈子老天爷非要我投胎转世当女生的话，我只希望能够变成像她这样的女生。

她有一种近于变态的坚强。虽然我知道那样的武装是只有内心脆弱的人才会选择的防备。个性太过好强，害怕别人看透自己，害怕自己看不起自己。我懂双子座的女生总是喜欢把自己活得像一座迷宫，于是习惯她把自己的情绪经过层层反刍之后再消化，只有在她哭的时候我才觉得她像个女生。但那无损于她谈起感情时坦率的卑微与专注。她也是一个调色盘里有着“理性”与“感性”两种颜料的画家，用色十分精准洗练。脚踏实地却充满想象。于是你在她的文字里面，经过她习惯性自嘲的口吻，可以看见这世界是那么谐调且规律地存在着，且从不流失或大或小的人间趣味，于是成全也能够微笑、失败了也感觉伟大。

在开始读她这第二本书之前，我想您早已肯定她的文笔，然而也请您笃信在她文字里的每一个字句点滴，都是她内心的最真实抒发。一个带着Notebook就走遍千山万水的女生必定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说的。在一站站的迁徙，在一段段的旅程中，在不断反复的相见离别中，她学会了珍惜“当下”、懂得了“相信”，并投身去感受在



每瞬间“眼前的幸福”。一直以来，她的歌总是精彩、她的戏总很精湛，这次要特别请您感受她文字创作里最自然的真诚。

我相信她找我写序完全出自于复仇心理。在我出第一本书的时候因为向她邀序，她一直交不出来，印象中我催急了还生了气。这一次帮她写序，虽然和她再熟悉不过，写文章一向神速的我竟也在计算机前愣了好些天。我开始明白写序这种痛不欲生的感受了。过去她常常mail给我她写好的文稿，要我看看有没有错字或是文句不顺的地方。这次看过她几篇稿子，赫然发现里面一点问题也没有。不过说的也是！如果再像从前一样把“十年修得同船渡”写成“百年修得同船渡”，那这样要是想跟她“下楼谈个恋爱”，岂不是得修个几千几万年！？



目 序

[下楼之前]

如果我告诉你，到我快出书之前，我还都写不出来《下楼谈恋爱》这篇文章，你可能觉得我很扯，竟然还没把主题写好，就先决定了书名。或者你会说我想谈恋爱想疯了——楼梯在哪里都还不知道，就以为下了楼就搞得定。

但是，我就是喜欢这个名字，没有原因。可能我觉得这个名字给我希望，给我浪漫，给我一种戏剧性，我甚至觉得伸出手都可以摸到那种感觉，那正是我在这些文字里想表达的感觉。

这几年，周围亲近的人都非常关注我的感情生活，因为我的自私及低调，它几乎成了一个“谜”。

“孤单代言人”、“成全公主”之类的名字就这样像是魔咒一样紧紧跟着我。甚至在他人评论我的工作表现时，我情感上的洁癖（这样说比较科学，其实是龟毛），也就顺理成章成为我发展受限的罪魁祸首。

记得第一次跟李宗盛大哥合作唱片的时候，他跟我聊了没几次，就像个心理医生似的很严肃地跟我说：“奶茶，你先去谈个恋爱，再回来找我做唱片……”我跟张艾嘉大姐合作电影《203040》的时候，她看完样片的第二天，一见我就说：“RENE，我觉得你应该要去谈恋爱，你的脸上拍出来都是冷色调，一点也没有女人谈恋爱的甜

蜜……”也许，我因为工作太努力而表现出一副拒绝恋爱的样子，但当前辈们认为“缺乏爱情”是我表现不佳的原因时，我开始糊涂了。

当我听到这种评语时，我心里会出现多声道的内心独白：

“恋爱？谁不想呢？可是恋爱不是一个人的事啊！被你们说的那么招之即来，好像下个楼就可以找到对象……”

“你们说的那么斩钉截铁，万一我正在谈恋爱，那岂不是要一直装下去？”

“那——但是下楼之前，先出张唱片吧……先再出本书吧，把恋爱到底是什么先搞清楚再说。”

没错，我给自己编了那么多借口，实情就一个：谈恋爱，我一直不是行动派。以前我都相信，恋爱其实不是一种动作，而是一种心理状态！到最后，变得我渴望爱情的心情好像比实际去恋爱的状态还重要。我的恋爱不需要有事件，不需要大家来分享，只需要有期待、有想象就够了。

但是，我想改变，这本书的出版就是起点。我想行动了，而且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我恋爱的心得，如果有机会的话。我突然觉得，如果能在感情世界里多些行动、多些赌注、少些怀疑，我的人生就是新的开始。

就是这样，我决定主动下楼，就从这一刻开始！走，跟我下楼谈恋爱去……



PAGE 12



从大学开始，我就一个人住。算到现在，我一个人住已经十四年了。对于一开始出去一个人住，我是既兴奋又紧张的。

从小，我就是一个茶来伸手、饭来张口骄纵的小孙女。我甚至连喝的水必须先烧开都不知道，因为只要渴了，饭厅里一定有一瓶瓶装好的白开水。我从来没有看过烧水的过程，所以出去一个人住，所有的事情对我而言都是新鲜而具有挑战性的。

我最记得第一个晚上，因为家具还没买齐，所以整个公寓里只有一盏灯跟一个床垫。我在客厅时，我把灯挪到客厅。回到房间时，再把灯搬回房间。

有一晚，我半夜起来上厕所，由于一出了房间，外面便全是黑的，一不小心就摔了一跤。那一刹那，我没有叫出声，更别说像以前在家那样哇哇大哭引来家人的关爱了。我很痛，但还是自己爬起来，摸着黑回到房里，连看伤口的力气都没有，倒头便睡，因为第二天一样一早就要去打工。这是不用人家教的，也没有经过什么长期的训练，我几乎在第一刻就自动改变了表达的习惯。以前的行为，不管是换来使去，还是故作弱不禁风，都是因为环境会配合我如此，甚至“鼓励”我如此表达。当这个环境不复存在时，我那些“表演”的正当性也就消失了。奇的是，人竟然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表现出那么大的弹性。

回到台北，我一个人住在山上。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觉得“无聊”过，因为总是有做不完的事，写写东西，看看电影，弹弹琴，整理整理东西……

有一天我突然觉得，我想养一只狗。可是我常年不在台湾，所以养狗这件事似乎不太可能，于是我跑去花市买了一盆花。朋友问我，为什么买花？我说，因为我希望这个房里还有另外一个活的东西跟我一起呼吸。

我说得很自然，他说他听了很难过。

后来我认识一个男生，我跟他提及这一件事，他说，你想太多了，其实房子里有很多东西跟你一起呼吸，尘螨……蟑螂……蜘蛛……我听了笑了。我笑并不是觉得真有这些东西陪着我，而是我喜欢这世界总有新的观点。世界其实是一直没有变的，但却可以用千百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。

换个角度说，我从来没有一个人住过。